

密爾格拉得

譯文叢書

果戈理選集

孟十還譯

密爾格拉得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版初月四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版六月三年八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譯 不

者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者 刷 印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書 叢 文 譯

二 集 選 理 戈 果

得 拉 格 爾 密

譯 還 十 孟

元 二 圓 金 價 定



寫本書時的果戈理。

俄國 V · A · 塔布林
插畫

密爾格拉得是一處傍着侯洛爾河的特殊的小城。它有一所繩索製造廠，一所甄瓦工場，四座水車和四十五座風磨。

——賈波樓夫斯基地誌。

雖然密爾格拉得城裏的麵包圈是用黑麥粉做的，但很好吃。

——一個旅行者底筆記。

目 錄

舊式的地主·····	三
塔拉斯·布爾巴·····	四三
魏·····	二四三
伊萬·伊萬諾夫奇同伊萬·尼基佛洛夫奇	
怎麼爭吵了的·····	三〇九

舊式的地主

我最喜愛那些住在僻遠的鄉村裏的寂寞的莊主底樸素的生活，在小俄羅斯這種人們通常是被叫做「舊式的」這些人好像衰朽的、圖畫似的小房子，以自己底單簡和那些牆壁還沒有經過雨水沖洗、綠色的苔蘚還沒有覆蓋屋頂、脫落了石灰的簷廊還沒有暴露出自己底紅磚、新的光滑的建築物完全相反而顯着特色。我有時喜歡走進這種非常沉靜的生活底領域裏逗留上一分鐘，在那裏沒有一個慾望能飛過包圍着小小庭院的柵牆，飛過生滿蘋果樹和梅樹的花園底障籬，飛過農人的小舍，飛過傾斜在一邊、陰蔽于楊柳、接骨木和梨樹底下的泥房周圍的東西。它們底樸素的莊主底生活是這樣靜，這樣靜，竟使你一會兒要忘記自己，使你想到那些痛苦、慾望以及擾亂世界的惡靈底無休止的增長，全然是不存在的，祇在光輝燦爛的夢境裏纔能看見牠們。我此刻從這裏還能看見那低矮的小房，房子四周繞着用細小的、薰黑的木柱支起的走廊，可以在打雷降雹的時候出去關閉百葉窗，而不被雨澆溼。房子後面是一株芳香的西洋櫻，幾排低矮的菓樹，淹沒在櫻桃底紫色

和掛了鉛粉似的白霜的樺子底碧青的海洋裏；在一棵枝葉繁茂的楓樹蔭下，還舖着一塊爲休息用的毛毯；住宅前面坐着短短的新草的、寬闊的空地上，踏開了一條從倉庫到廚房，從廚房到正房去的小徑。一隻喝水的長頸鵝，帶領着一羣幼小的、柔軟得好似一團絨毛的小雛。柵牆上，掛着一串一串的梨和蘋果，和拿出來曬太陽的毛毯；倉庫前面，停着裝瓜的貨車，一隻解下纏纏的牝牛，懶散地躺在旁邊——所有這些對於我都有一種說不出的魅力；也許，因爲我現在沒有看見它們吧，或者同我們離遠的事物都能使我們覺得可愛吧。竟是這樣的，甚至當我底馬車將要走近那種小房底階前的時候，我底靈魂便不可思議地滑入愉快和靜謐的境界中了；馬歡欣地跑到門前，車夫安安靜靜地從車上跳下來，裝好了烟管，彷彿他是回到了自己底家宅；連那愚鈍的巴爾保斯，布洛夫夫加和玉契卡，吠叫的聲音，都使我底耳朵發生快感。然而比一切更使我喜悅的是那些住在寂靜的角隅裏的莊

● 「巴爾保斯」一種家犬。——譯者。

● 「布洛夫夫加」一種犬種底名稱。——譯者。

● 「玉契卡」一種黑犬底名稱。——譯者。

主們——匆匆忙忙跑出迎接來客的老頭子和老太太們。我現在還時常在流行的燕尾服底喧噪和羣集中間想起他們底面貌來，於是那時我就陡然跌進半夢境裏，過去的事情便浮現出來了。他們底面貌永遠描寫着那樣的和藹，那樣的親切和真心，叫你不能不擯棄——至少有一個短時間是如此——所有的狂妄的幻想，不知不覺地懷着一切的感覺走入那低微的牧歌般的生活裏去。我到如今在這過去的時代中還有兩個不能忘記的人，這兩個人，哎！現在已經不在了；但到今天我底靈魂裏還是充滿着悲愴，當我想像自己哪一天再去到他們底以前的、而現在是破落了了的住宅，並且看見一片頹場的小舍，浮藻窒息的池塘，雜草蔓生的水溝在那低矮的小房子所在的地方的時候，我底感覺就要奇特地緊張起來——此外再沒有什麼了。鬱悶啊！我真是鬱悶啊！但我們回到故事上來吧。

阿非那西·伊萬諾維奇·托夫斯托古波和他底女人普里合里亞·伊萬諾夫娜·托夫斯托古畢哈——周圍的農人們都這樣稱呼他們，就是我要開始講述的老人們。如果我是一個畫家，想把非來猛和巴甫幾達——顯在畫布上，除了他們，我絕對不會選取別的模

特兒。阿非那西·伊萬諾維奇是六十歲。普里合里亞·伊萬諾夫娜五十五歲。阿非那西·伊萬諾維奇是高高的身材，什麼時候都穿着一件駱駝絨面子的羊皮襖，彎腰坐着，幾乎總是在微笑，無論是他講或者僅只是在聽。普里合里亞·伊萬諾夫娜略微嚴肅些，幾乎永遠不笑；但在她底臉上和眼睛裏却表現着非將他們所有最好的東西拿出款待你不可那樣的善心和用意，你當然，從她底和靄的臉上已經可以掘出一個過分甜密的微笑了。他們底臉上的細淺的、隨着這樣的愉快展佈開的皺紋，畫家看見一定要想偷走它們。他們是這樣的人們：讀完他們底全部生活，都是純潔的、平靜的，——是那古老國民的、心地正直的同時是一個富家所過的生活；他們是和那些從油漆匠、小商人出身，好像一羣蝗蟲，擠聚到裁判所和官廳去，敲詐完自己底同鄉底最後的一文錢，雇惡棍佈遍彼得堡，最後才爭得了一點資產，便又神氣活現地把末尾是個O字的自己底姓綴上個V字^①的下賤的小俄羅斯人們完全不同的呀。不，他們不像這些可笑又可憐的人物，而是像一切的小俄羅斯的舊式的

① 小俄羅斯的「姓」底字尾多是O，大俄羅斯的「姓」底字尾則多是V，當時大俄羅斯人在小俄羅斯

人底眼中是「高等俄人」，大概覺得把自己底姓改成大俄羅斯式，就可以附庸風雅了。——譯者。

和原始的家庭。

看見他們底愛情使人不會不生出一種共感。他們彼此從來沒有說過「你」總是說「您」您阿非那西·伊萬諾維奇您普里合里亞·伊萬諾夫娜。「這是您弄壞了椅子嗎，阿非那西·伊萬諾維奇？」不要緊，您別生氣，普里合里亞·伊萬諾夫娜，是我呀！他們從來不會生過孩子，因此他們底愛情就只能集中在他們本身了。阿非那西·伊萬諾維奇當年青時代曾在輕騎兵隊裏服過務，後來還升到少校，但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早就過去了，連阿非那西·伊萬諾維奇自己差不多也從不想起這件事情了。阿非那西·伊萬諾維奇在三十歲結了婚，那時他是一個漂亮的青年，穿着刺繡的背心，他是用了一點手腕將普里合里亞·伊萬諾夫娜誘逃出來，因為女方底親屬不願把她嫁給他；但他也已經很少記得這件事情了，至少從不講起了。

一切這遼遠的，異常的事故都被那種安靜和幽寂的生活，與那種催眠而又和諧的夢想代替了，這種夢想正如當你坐在面臨花園的木頭露台上，美麗的細雨淫放地吵鬧着，敲擊着樹葉，滾出渾渾的水流，同時在你底身體裏來了睡意，這當兒，樹林後面抹出一道虹，在半破碎的弧線形中，以自己底豔麗的七色光在天空輝耀的時候，——或者當馬車把你搖

得昏暈欲睡，穿進碧綠的叢林中間，草原上的野鳥喧嘩地啼叫着，芬芳的青草混雜着麥穗和野花，飛進車窗，溫柔地打在你底手上和臉上的時候，所引起的那種感覺一樣。

他永遠是帶着親切的微笑聽着前來訪問他的客人；有時他自己也說，但大部分是發問。他並非屬於那些總是稱讚舊時代或誹謗新事物而使人厭煩的老人數目中的人物。他相反，他會詢問你這樣那樣，對於你底私人生活情形表示很大的興趣和關心，無論這種情形是失敗的和成功的。常常每個善良的老年人都喜歡聽，這有些相像小孩子底好奇心，當他在和你攀談的那時，一面便來研究着你底錶上的標記。這時他底臉，可以說，是飽蓄着仁厚啊。

我們底老人們居住的小房裏的屋子，是小小的，低低的，就和他們時常在一些舊式的人物那裏所看見的一樣。每間屋子裏都有一座高大的火爐，幾乎佔了它三分之一的地位。這些屋子全是熱得可怕，因為阿非那西·伊萬諾維奇和普里合里亞·伊萬諾夫娜都十分喜歡熱。他們底火爐都是安設在外間裏，幾乎時時都是把那在小俄羅斯普通拿來代替木柴使用的藁草堆得頂到天花板。那燃燒着的藁草底爆聲和烟光，在冬日的晚間，當一個熱情的青年，因為追逐怎樣一個晒黑的姑娘而凍僵了，拍着兩手，跑進他們這裏來的時候，

便把那間外間變成格外愉快的了。每間屋子底壁上都懸掛幾幅鑲在古舊的、狹窄的鏡框裏的圖畫。我相信，主人們自己早已忘記它們底內容，如果它們有幾幅被摘下去，他們，當然，那時也不會注意到。有兩幅大的油畫肖像；一幅上面畫着某個僧正，另一幅是彼得第三；被蒼蠅污穢了的拉娃利耶爾公爵夫人。從一隻狹窄的鏡框裏向外窺視着。在窗戶周圍和門上還有許多小畫片，不過你很容易以為它們是牆上的污斑，因此一點不去留心它們。在所有的屋子裏幾乎全是黏土的地板，但刷洗得這樣乾淨，乾淨到這樣，同它，真的，即是被那總睡不夠的、穿制服的僕人們懶惰地鋪了一下的富家裏的嵌工的眠牀，也不能比擬。

普里合里亞·伊萬諾夫娜底屋子裏擺滿了箱子，匣子，小匣子和小箱子。許多裝着花籽，西瓜籽，西瓜籽的筐子和袋子，掛在牆上。許多各種顏色的絨線球，半世紀以前縫製的老式的長衫底破片，藏在箱子角裏和小箱子與小箱子底空隙中間。普里合里亞·伊萬諾夫娜是一個善于治家的主婦，她收起一切的東西，雖然有時連她自己也不知道那東西將來

● 拉娃利耶爾公爵夫人(1634—1710)，是路易十四時代宮廷裏的女官，頗得路易之寵，等到孟德斯潘

夫人出現，王愛遂移；一六七四年起她隱於加里莫里特修道院，至死。——譯者。

究竟有什麼用處。

但在這所房子裏頂可注意的——是那些歌唱着的門。早晨一到，它們底歌聲就要響遍全座房子。我無法說明，它們為什麼會唱：是生鏽了的滑索底罪過呢，還是製造它們的木匠把什麼祕密藏在它們裏面了呢；不過很明顯的是每一道門都有自己底特異的聲調：寢室裏的門用極尖銳的高音唱；飯廳裏的門用低音吵聲地唱；但那外間裏的門，却給與一種奇怪的，戰慄的，同時是呻吟的聲音，若去仔細地聽它，到後可以很清晰地聽見，在說：『天父啊，我凍壞了！』我知道，多少人們都討厭這種聲音；但我却非常喜愛它，在這裏我有時偶然聽見門底札札聲，那時我馬上就會嗅到鄉村的香味了：古式的蠟台上的油燭，照耀着低矮的小屋子；已經擺在桌上的晚餐；黑暗的五月的夜晚，從花園裏，穿過開着的窗戶，窺探着陳列着食具的飯桌；以自己底啼聲埋沒着花園、房屋和遠處河流的夜鶯；樹枝底搖動和磨擦聲……天哪，那時是有怎樣的回憶底長鏈纏繞着我啊！

屋子裏放着木頭的、又重又大的、彷彿那種曾在古代流行過的椅子，它們都有細工彫成自然花樣的靠背，未加任何的顏色和油漆；它們也沒有座墊，所以又有幾分像是到現在還為牧師們坐着的那種椅子。一些三角形的小桌放在牆隅裏，那些四角形的便放在沙發